

此

庵

講

錄

下論講錄

一男觀微錄

觀微問踐迹入室。大槩泥程子雖不循塗守轍。然白不爲惡。先生曰。爾等看書。每不能看活句。如程子之說。只發明得個善人兩字。須知子張所問者善人之道。非問善人也。夫子所告者。亦善人之道。非論善人也。迹字緊對室字看。踐字緊對入字看。踐迹是入室的張本。亦不入室是不踐迹的病痛。高平子曰。然則終不入室乎。先生曰。若肯入室。便不止爲善人。曰。然則善人未足以跂聖域乎。先生曰。何易幾也。只觀夫

子思聖人不可得而思。君子方思善人。則知善人是聖人。君子的胚胎。聖人君子。是具此胚胎而由踐迹以入室者。學者只看天地間那一箇不是善人。只有聖賢倡明此善之旨。是保養此善之迹。一步步踏將去。自然與聖賢同功同用。若自己不肯信步踐履。而一味率其性之本然。矜矜乎守此善而勿失。所以爲善人之道。若不看到此而槩以爲生質之美。是天地間必有一種生質不美的人。豈繼善成性之體也哉。須知在儔人之中。稱他做箇善人。亦必有道以處此。

故子欲特地來問。夫子却看他明明放下個聖人君子。不能造到那精微處。所以僅喚作箇善人。若謂善人是不知有學問的。豈其然哉。故某恆教人以明善。明則誠矣。踐迹入室。是在學者立必爲聖賢之志耳。宋直方問顏淵問仁。大意謂視聽言動四勿外。還有已否。先生曰。只須打點一身。從朝至暮。離得視聽言動否。即使收視反聽。不言靜對時。而視聽言動之體。躍躍見前。還得問此外有已否。直方曰。此處有已。是克己之已。不是由己之已。先生曰。兩箇已字。是一是

二。是二是一。若謂視聽言動是已。嚴四勿于非禮者。又誰。若說視聽言動非已。嚴四勿于非禮的是已。則請除却眼前視聽言動的。別求箇四勿的來看。故某嘗對人曰。與顏氏子論仁。莫說視聽言動。不得說向外去。連非禮亦不得說向外去。四勿只是一勿。此念直占在視聽言動之前。若待四者當前而後辨其非禮。早已爲非禮攝去矣。假使四者一齊同時俱到。豈能臨期逐一檢辨。直方曰。若使預存着一念。去分別他。恐此分別之念。早已不是。先生曰。若謂此念不是。

則毫釐之差。便有千里之謬。豈不是儻侗真儒。比姚江何以教人致良知。某何以要人明善。須知此章書原是說功夫。不是說本體。提此念于四者之前。只是常常把一箇禮字。參前倚衡。放在眼前。自然于非禮處。都看出禮來。見得到此。便知得克己復禮爲仁。是拈點的一句。吃緊在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地間。何者爲仁。只是己與人物。情文來往中。有一段藹然惻然之真意。便是。所謂禮也。以禮往來。何等真至。便沒有殘忍暴戾之事。此段真意。原是人人所本有。而所以不

能復還于當身者。此已障之也。有一物于此。見以爲已而據之。則必見以爲人而拒之。行出來。都是沒禮節的事。存在胸中。全無一些人物與我同體的意思。此段人物同體之意。爲此已所橫據不克之。如何能復。譬如孤城。爲敵所據。克得下。纔能恢復得故物。若使曠日遲久。亦不見進取之勇決。直須猛着精采。立地克將去。則立地復還來。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。則天下歸仁。始知道樹敵的。就是能登壇建旗鼓的。前此只爲功力不猛。故由不得自家。一旦功力勇猛。在

克爲復。都由自家作主。豈是由人的。上一箇已字。可謂認賊作子。下一箇已字。前起作賊的。原是已子。一切形骸爾我。盡情撤去。都要由他。豈復作賊也哉。故曰。兩已字。是一是二。是二是一。故某又嘗語人曰。克已的已字。斷了克字看。由已的已字。連着克字看。吳价仲曰。歸字何解。先生曰。如滙歸之歸。天地間那一物不是仁。爲已所障。便散失。滿天下。撤去此障。只覺得草木鳥獸。以至無情瓦礫。都是天地間不容人傷殘之物。那一物。那一件不是仁。故曰歸仁。就如雜色。



之銀。無力量者。便取其高足而棄其低惡。一遇冶工。還他一爐聚出。煉成一片純銀。亦可以分鑿開來。點出無窮造化。此一本之所以萬殊。萬殊之所以一本也。故曰。萬物皆備于我。又曰。會天地萬物于一己者。其惟聖人乎。尼山與門弟子言仁。不止一端。而立下以仁爲己任者。回雍兩人而已。只觀不敏請事。二子而外。不復聞有人。然要知一主坐忘。一主簡默。平日直認心體。不在事上着精神。迄今始知事外談理。終是理見。必須着脚在事上。方爲理事合一之學。

舜并扶問。夫子與子張論明。只須說明便了。何以又補出遠來。先生曰。此非夫子補出。乃是看到明的全體大用。無遠不照上。子張之問。是求明于已。要由本體以達之機用。夫子之答。是大畏民志。卽大用以顯全體。浸潤膚受。是天地間極易得。惑亂人的。不行焉者。非是他只管誇愬。而不行他的。全是我平日至公至明。不爲一髮子物欲所染。任他浸潤膚受。極易得行的。到我跟前。都行不去了。大學曰。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與此互相發明。且如燕

昭王墓前華表。能使千年老孤。真形立見。非明之遠而何。故有尋常一鏡于此。非不朗朗照人。若求如三代以前之物。使山魃野魅。無有遁形。見而却走。則遠近之說可通矣。陳百史先生曰。又必如千年野狐。不敢到張華坐處。盤薄伎倆。方是妙處。先生曰。此又是張華原有學問氣在。故曰山鬼之伎倆有限。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。况天地間那一箇不是聖賢。那一箇人不可感動。虞芮質成。如何嘗不爭。入周郊而思讓。此便不止不行焉。且有轉移諧愬處。故曰。至誠而不

動者。求之有也。

三胥庭問居之無倦。謂無倦近于行。如何。及說在居上。以忠近于居。如何。及說到行上。先生曰。行在動用處多。求無倦怠還易。求不欺妄最難。居在靜對時多。求不欺妄還易。求無倦怠則難。故人有終日動作。全無怠容。及至屏絕萬緣。靜與此心相對。不消半個時辰。便覺得精神懈散。人有舉心動念。絕不自欺。及至應用浩繁。却不免草草打發過去。此夫子所以將無倦屬在居。將以忠屬在行也。胥庭又曰。人有以交互

看者。以一串說者。這却如何。先生曰。此是時文家伎倆。至于在聖賢口中。須得一句還他一句。兩句還他兩句。始得。如可交互並串看。將先之勞之亦交互串挿可乎。猶有說在。某嘗恠後之學者。但遇論政的話頭。也不管問者是甚麼人。動則與談帝王之事。是夫子杏壇設教一場。只教人作天子的事。絕不教人作宰輔的事。作師儒的事了。某欲將兩論中。與袁公定公論政者。屬君一邊。與康子等論政者。屬相一邊。與及問諸弟子論政者。屬師儒平實商量一邊。大約在

相業處居多。方子聖賢立言之旨不悖。

陳奕大問聖門言仁。多是因病下藥。樊遲兩次問仁。知。夫子兩處答之。遂有謂務義先難是體愛人知人。是用者。且他人止問仁。遲每兼問仁知。俱不能無疑。先生曰。夫子教人。原不是執定一個死法的。不特這洞來問。是如此答。那個來問。又是如彼答。即使一人今日問。是如此答。明日問。又是如彼答。在夫子是隨問便有。在學者當溫故知新。若說務義先難是體。既已說到民上。又說到先上。獲上。豈不是用。若謂愛人

知人是用。那愛的知的是誰。豈不是體。做聖賢學問。把體用兩字折開說。便非知本之言。他人問一次便罷。樊遲却問了又問。仁知合問者凡兩次。單問仁者一次。蓋爲樊遲求仁甚苦。及至摸着些子。便疑到仁知之相妨上。他未問以前。先有知之妨仁一念。故夫子各與他說得了然。一箇還他愛人。一箇還他知人。夫子原極說得明白。樊遲却引起疑情。說到仁生于愛。一到知得是非善惡。太煞明白。少不得有愛有不愛的。所以在那裡沉吟。此是樊遲好處。不是他純處。

如今將夫子答的且莫看。諸賢只就樊遲此段疑情。打轉在自家身上。當如何作工夫。請道一句看。樊大曰。不愛處正所以成其愛。先生曰。儘力道。只道得個八成。某却不然。不愛處正是愛。所以夫子與他說能使枉者直。吾賢却在使直處。看出相成。某却在舉措處。看出聖賢爲世的婆心。真是無人不在愛內。樊遲到此。也窺到仁知相成處。有如許作用。只是說不出。却又放不開。如鏡裡看花的一般。所以削去了仁字。單舉個問知。向子夏身邊討個印證。子夏却與他一



句道出個仁字來。總之此一章書。樊遲極善疑。夫子極善解。子夏極善判斷。樊遲欲言不言。夫子言而不言。子夏于言外立言。至于務民之義。雖與言知。而其中。有仁。天下未有在民上用工夫。而又不誦讀鬼神。是不知有仁者。先難雖是言仁。却其中有知。先難處是仁。若使此理不明。見難便要疑阻。如何肯先。要先難。須是十分見得透徹。言務義便了。如何又說到鬼神。天下見義不爲的人。多是鬼神兩字。橫于胸中。故夫子曾以兩者作一章書說過。然這一項人。却不是

不聰明的。觀臧文仲與季氏諸人而可知矣。說先難  
便了。何以又說後獲。不是舉後獲以勵其先難亦不  
是一味先難。不必計獲的說話。天地間。除是不做工  
夫便罷。再無有着實用工而無實得之理。先難自然  
後獲。先難後獲。纔叫得爲仁。此兩書之旨也。但猶有  
說者。一次言仁知。必說到人上。一次言仁知。必說到  
民上。難上一處。單言仁。便說到之夷狄上。何也。樊遲  
學問。只要到極小處做。夫子教他。却偏從極大處指  
引。奕大曰。這等看來。仁知原是合一。何以孔門問知

者寡。先生曰。知原用以求仁。故曰仁者安仁。知者利仁。不成說仁者安仁。知者利知。曉得問仁。便是知。

趙方水問正名之旨。大意爲論衛事者紛紛。求一折衷之論。先生曰。諸說紛紛。皆後儒聚訟。夫子當年。只說個正名。並不曾說到何人當立。使子路肯詳究正名之義。夫子必有一段恰好至當之理。以處人父子骨肉之間。而柰何其未也。如今做學問人。看這章書。不要照管他衛事。只看大聖人將這個名字。看得如此鎮重。禮樂形罰。都從這裡。以次施設將去。當年衛

輒忍于拒父。豈但是父子之名不正。連這一點顧名思義之心。都沒有了。所以說三代而後。求好名者亦少也。若要折衷衛事。只將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。終身欣然。樂而忘天下。作出公斷案。使得衛輒所以自處。而衛輒之案亦定。試觀子貢對冉有。亦不敢懸斷。而舉夷齊以爲問。便是某引大舜竊負而逃之意耳。郝冰滌問言行者。君子之樞機。夫子曰。無適也。無莫也。義之與比。孟子曰。言不必信。行不必果。惟義所在。却緣何危言危行一段。及似有適莫信果之意者何。

也。先生曰：這正是無適無莫，無信果，正是義。只看言  
行一也。有時而危，有時而不必危。豈是有適莫的，豈  
是必信果的。義者合乎時宜之謂。言行之危與不危，  
都因乎邦之有道無道。此之謂合乎時宜。都是義不  
得不如此。言行者，君子之樞機，亦便是尤悔之門戶。  
能寡尤悔，纔叫得樞機。後人都把這危字，看作獨特  
已見，與衆相忤而不恤。如此便是適莫信果了。危者  
聖賢兢業之心，戒慎恐懼之木。有道時，泰交一堂。人  
人都把這兢業的意思，盡放開了。君子却一言一行。

都是憂盛危明之意。無道之時。行處仍舊是如此。只  
言處。便當委婉些。若當人心洶洶不定之時。復說到  
極賊人的田地。不惟自己藏身不固。無所施其轉移  
氣化之權。亦且足以動搖人心。而害我擔當世道之  
氣。孫丹扶曰。君子擔當世道。只有此點心。若使言行  
分個危孫。龍逢比干。何以自苦乃爾。先生曰。龍逢比  
干。當日又何嘗不孫來。臣子見君父之失。非不看到  
百分利害處。及至進言之時。還不曾說着二三分。而  
天威早不可測。故以不敢不危者。爲君父効忠之苦。

心。而又以不敢盡危者爲臣子納誨之小心。只觀夫子曰。事父母幾諫。事父母且然。而况大君天威咫尺之前乎。故知言不能孫。而致君有拒諫殺諍臣之事者。皆非聖賢中庸之道也。至于君如桀紂。但有言者。危亦殺。不危亦殺。爲臣子者。不得已而批鱗觸諱。此龍逢比干之所以自盡。而非以自苦耳。

雷雨若問古之學者爲己。先生曰。爲己正是爲人。爲人便撇了自己。此古今學術之別。若舍却民胞物與而專言爲己之學。便是自了漢。豈聖賢明誠之極功。

乎。古之人見得天地間人性物性與己同源。就做到人物兼盡。參贊化育的田地。只了得自己性分中事。若有一些不臻其純備。便是自家的缺陷。這是何故。只爲平日一見眼前民物。便打轉向身來。作自己切體切身之事。今人一見眼前民物。便認做民與物。事業做到極頂也。只在民物上去設施。此心只在民物上去作活計。所以求之博。施濟衆者有之矣。求之堂堂者有之矣。求之自心。卽是仁體。此身就是仁宅。則未之有也。這又是何故。只爲見善不明。不在自己本



源之地。看出人物皆備于我。一向只該在自己身上做民物的事。不該在民物上着精神。却忘懷了自己。的性量。若曰古人是做聖賢的工夫。全乎爲己。今人是求名達的工夫。全乎爲人。則今人都是指着一切名達之徒了。豈得謂之今之學者耶。

李萬咸問君子思不出其位。還是以位去制思否。與艮之爻辭。還同一旨趣否。先生曰。此與艮辭不同。艮辭多個以字。是從卦象中。看得出來。此則直指人心。不必過役總明。徒苦自己。此是曾子既得一以貫之。

以後語全是守約得力的工夫。何也。人只說此點靈竅。可以上徹天。下徹地。中徹人物。前徹往古。後徹來今。極靈極活。再無處可以拘攝得他。却不知天地人物古往今來。跳得出個位字否。任你徹天地古今。還跳得出這個位中否。一落思維。便有位管着。此所以夫子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殊塗而同歸。百致而一慮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如此點醒得明白。方知學者平日一切穿鑿的學問。真正是徒役自己的靈明。絕無出得格外的知見。不若見得定時。便擔在自己身上。人

只將此個物事。常常放在眼前。故曰窮而不知止。目見我而不見聖賢。若是見得定時。不把來放在眼前。却交在身背後。則只有此一副精神力量。任重道遠。何曾得見有我。所以曰。良其背不獲其身。爲他擔荷聖賢。全在此背。若曰背在身後。有止之義。則是將聖賢無窮之事。都撇向在腦後也。豈其然。一友曰。何以鮮行其庭。不見其人。先生曰。人只爲不肯擔荷。所以內見有我。外見有人。若一力承當。則自己此身。尚然不肯自家姑息。豈猶見有人乎。即使人至吾庭。

亦只見我一副精神力量。去擔荷聖賢。並不見得有我也。程子曰。良其背不獲其身。是內不見已。行其庭不見其人。是外不見人。正是此意。

莫先子問知我其天。大意謂君子不怨天。何以又云知我其天。先生曰。此書埋沒千百年。只爲把開首一句。看作遇合邊事。不看作學問邊事。不知夫子所云莫我知。蓋是學問做到得力處。直與天載相通。尋解人不易得。真正把時習之悅。在中之樂。一語道破。了實是有心人。從旁領略。便問到極親切。極痛癢處。下

個爲字。夫子此時若死死說個怎樣爲。怎樣莫知。便如自己寫生。究竟只畫得個形容肖似。所以閒閒點綴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。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何等蘊籍。曾氏子童冠咏歸。程明道吟風弄月。都是此段親切受用。學者平日不得力。只爲把這件功夫。看做極高遠。極深微。至尊無上之事。終日只要上學。絕不肯下學。學不來。便怏怏不自得。便是怨尤根本。豈知這件大事。原不出尋常日用之間。爲何只管求之向上。若是真正在尋常日用中。處處不肯放過。則

大聖大賢。薪盡火傳之秘。就在我尋常日用中。豁然洞徹。此處求知已。須是自家性命源頭的主宰。須是當體發現性命未具以前自家的真正面目。所謂天也。爲他功夫到此。只覺得無聲無臭。連自己一毫氣息也不見得。而况于人乎。豈是遇合邊事也。賢友各各欲尋吾夫子樂處。直從這裡入。

汪邵孫問汝以予爲多學而識。與呼參之旨。同異何如。先生曰。不同。那是直引曾子到一以貫之處。此是爲子貢平日錯求夫子。直指出自家得力處。以點醒

子貢。故呼參處多吾道二字。曾子亦有夫子之道四字。此處全無道字。而首尾兩下予字。此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。曾氏子只在自家身上絡索。故夫子示之以吾道。及至當下了然。亦直見夫子之道。端木氏却只在夫子身上絡索。一向見夫子于多識多學邊。故他日以又多能對太宰。夫子直曉以他錯處。說你以予是這等。予却不是這等。及至子貢將欲回頭。夫子急急與他一個明白了當。說子一以貫之。子貢認不親夫子。便見不得自己。夫子急與他道。被自

已。子貢也。就能于夫子身上認出自家錯處。此夫子所謂以身教人也。若謂參以魯得之。故直下一呼。子貢從學識入。故獨費婉轉。是聖門自二子以外。便不得與聞一以貫之旨矣。豈其然哉。

吳涓玉問參前倚衡。還有功夫也無。先生曰。功夫全在此節。不在上節。兩則字是緊切字眼。不是現成字眼。首節只是指點出言忠信行篤敬是如此。不忠信篤敬又如此。所以立則見其參于前。在與則見其倚于衡。兩見字。兩于字。明明實有一物事。涓玉曰。是何



物事。先生曰。便是言忠信行篤敬的這點心腸。是自家見了自家的真面孔。立便是靜對時。便是燕居獨處時。凡不涉動一邊者皆是。非專指站着的時候言也。在與便是動用時。便是與人應接時。凡不涉靜一邊者皆是。非專指在車時候說也。只此兩字。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事。只此兩見字。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用力事。所以說夫然後行。夫然後三字。好不吃緊。所以子張書諸紳。到這田地。却要看得人出。夫子說到這裡。全在心體上做工夫。子張書之紳。未免在鋼

目警心上。且平日無行不與。那一處不是該領會的。該書紳的。而獨此書之。此子張之所以爲子張也。然自子張以後。學聖賢者。何嘗不聞師門吃緊之語。然有隨聽而遺忘者。有並未嘗聽受者。求個書紳的。不可得。此子張之所以能爲子張也。涓玉曰。此處問行。何以他處又問達。先生曰。行者專求之在己。故夫子與他個極踏實的學問。問達便有人在。語氣中有病。所以夫子急與一針。問個何哉。爾所謂達者。他果說在邦家上。果便走到聞上。故夫子不與急切言之。而

爲辨論之語也。宋直方曰。動靜處實有所見。豈非先  
有一念以爲主宰。先生曰。主宰却是少不得。譬之風  
波震撼中。不有舵竿。豈能御風于八面。功夫要在風  
波震撼中做。却不在風波震撼時做。此某平日所以  
教人先明善也。渭玉曰。明善工夫。又如何做。先生曰。  
這却不易言。講習討論。是大共事。做工夫是各人事。  
吾賢要做工夫。便不得同衆人一講而罷。比如子與  
回言終日。還是當大衆與回言。還是獨與回言。若當  
大衆。便不是與回一人言矣。且此句至今傳。而所以

與回終日之言却不傳。回之如愚足發傳。而心齋坐忘之功不傳。須知此個工夫。如魚飲水。冷暖自知。要從師門中討消息。討印證。須自己猛着精采始得。只觀講學家。自兩程夫子向濂溪吟風弄月而歸。以至姚江天泉橋證道。諸大儒。那一個不是親到門牆求卒業的。若曰這一席話。便有下手工夫。你學者自去理會。此叅堂中自號爲善知識之所爲。某不以教天下學者也。

方孝標問一言而終身行。何以除却忠字。只講恕字。

先生曰。子貢平日病在多。問到一言。漸漸要反約了。夫子所以從極約處說。舉恕而遺忠者。約忠于恕也。况他所問者。終身行。若忠字。于居心盡已處多。于推已及人處少。且恕到那恰好處。便是忠。忠到那恰好處。離不得恕。况子貢曾有言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夫子說非爾所及也。以他那時候未做到反約上。故曰。非所及。此時他却要反約。夫子所以說。豈在他求。就是我前日說。非汝所及處。便是此真。夫子向患人病穴上一針。直教痿者能行。瘡

者立起。故曾子言一以貫之曰忠恕。而言藏身喻人。則直曰恕。子思言違道不遠曰忠恕。而孟子言求仁莫近。則直曰強恕。

吳匡左問人能弘道。未有人。先有道。何以反說人能弘道。先生曰。道是個甚麼。原是人強安的個名色。人不能弘他。如何能名他。天地間只這個物事。若沒有人。這物事終是隱的。豈能使昭著大明于天地之間。萬古不夜。而人人思奉之曰。道也。道也。然須是箇人始得。是個人。便能弘道。若不能弘道。真正不是個人。

其今日爲吾賢多了許多說話。恐吾賢終久作章句會。工夫必不得力。若是當年陸子靜王陽明。直須隨吾賢問處。正語以告之曰。惟其未有人。先有道。所以說人能弘道。吾賢喫此一句。囫圇話在胸中。吞吐不出。久之久之。自有箇入處。

吳价仲問夫子終日不食。終夜不寢以思。所思想者何事。而乃曰無益。不如學。且夫子十五而志學。豈到得思無益時。方信學之有益。先生曰。二章正好合看。當夫志學時。便志到從心不踰矩的田地。若既有此志。

便要忌食廢寢。去想這從心不踰的道理。如何便能得益。所以因年而進。學之功力居多。思卽思其所學。未免廢學。學卽學其所思。却不病思。侂仲曰。卽如文王繫易。少不得是由思上得來。先生曰。子又悞矣。假如沒有這個卦。文王劈空從何處思起。豈特文王。若使河不出圖也。觸發那伏羲作用不出。故曰。天生神物。聖人則之。文王學易者也。非思也。伏羲學天者也。亦非思也。故書前原有易。自天地開闢以後。都是學的事。若舍學而徒事思。未免憧憧往來矣。侂仲曰。果



爾不惟無益。且近于禪。先生曰。子又悞矣。任他極頂禪宗。終日不下禪床。少不得被一句話頭。塞在心目中。下。早已落在學邊了。豈是思。特吾儒不知。遂泥以爲彼能思耳。豈其然。莫先子曰。慎思之。慎字。敢便是學了。先生曰。然。但以思無益之思。在學前。所以無益。慎思之。思在博學後。所以能開篤行之先。某若教人求明。便是徒用思。惟明字中着一善字。便是學一邊事了。故教人明善。

宋直方問以思無益。還是思個什麼。這思到夫子分

中。豈是淺淺的先生曰。此問大有關係。學者只看功。夫到夫子分中。尚說個不食不寢以思。方見得學之有益。吾人一日也不曾思。假使若思。都是些游移妄想。何曾到得寢食俱廢處。便說道思之無益。便想去向書本上討個消息。亦即便喚作學。不知連這學都是附响尋殼。何曾有一些親切緊要的力量。須知此個思字。原是現前揣摩分別之心。與附會堅執之意。見及聰明測度之知解。都用不着的。假使用得着時。到夫子分中。豈尚不能及此。而猶曰無益也。離却此。

種種心。透出自己本來良知。直與千聖不傳之秘。敵體。磋切。方知是我所思想。原是千聖千賢所已說。所盡說。不如實用其力于學。而所欲深切著明者。就在所學中。真切了當。何也。爲他思時。每每廢學。學處全不廢思。思時一念不淨。便流入游移妄想。學時一理不透。決不肯輕易放過。卽如易爲文字之祖。夫子是學周文的。周文是學伏羲的。伏羲是學圖書的。故曰。賢學聖。聖學天。惟天無學。所以說天生神物。聖人則之人。只知一畫。未有以前。聖人以思開千載之學。却

不知聖人都是以學成千載之思。至問夫子當年所  
思何事。則我不能爲夫子下註脚。豈特我。連夫子當  
年。亦自家下不得註脚。若使註脚得。夫子不消去寢  
食俱廢以思之。直須一口道破便了。今日即使某強  
下註脚。亦只是說得某的。却不是夫子的。即使賢友  
如夫子廢寢食以思。看夫子所思者。畢竟是何事。少  
不得有一日親見得幾分。那時開口要說。亦只是說  
得賢友的。不是夫子的。但使真正能提起這個念頭。  
去尋夫子當年所思者。畢竟是何事。如此不食不寢。

一派思將去。直使此念充塞滿天地之間。是真正不放過此書。若使直下信任得及。誠所謂當仁不讓于師。直須認我當人之身。食息起居。便有多少可疑處。平日只是日用而不知。便不去理會他。夫子當年。只是處處不肯放過。逢着便思。思不着便學。原不是除却日用飲食外。劈空捏出個道理來。疲神役智。作希奇異樣之想也。如此做去。管教賢友直下了當。任重而道遠。處處是學。處處是學不廢思。亦叫做真正不放過此書。亦便知道陽明所謂致良知。某之所謂明。

善都從這裡入。

孫柳次問知及仁守一章。天德王道是一是二。且既云莊蒞。何以又云動之不以禮。先生曰。從來聖賢。只有此道。用之于內。則爲天德。用之于外。則爲王道。故曰內聖外王。原不得分而爲兩。舍內聖而談外王。則雜于伯。舍外王而談內聖。則得志不能澤加于民。都是一偏之學。莊蒞從仁守說來。不免有過于矜持。勉強把捉之弊。不得到動容周旋中禮的田地。夫子與顏氏子言仁。首先復禮。爲仁之目。首嚴非禮。天下不

特舉動。敢慢爲不合于禮。卽有意把持。不中夫天理自然之節。亦爲非禮。姚聲玉曰。與顏淵論仁。先禮于仁。此章先仁于禮何也。先生曰。先禮于仁者。爲仁之功。禮復則仁歸也。先仁于禮者。純仁之學。式禮莫愆而仁斯至也。孫礪次曰。兩之字何所指。先生曰。此又犯過泥虛字之弊。吾賢何不問及字守字何所指。而問之字乎。聖賢每說到此。原極渾涵。却就以渾涵口氣還他。每見學者于此等處。不能還他筆墨。却便添出道字。不知道字早已是聖賢借指顯月。是借來用。

的字眼。而其實何者。名爲道。又不肯在事物上。求所爲當然之理也。此書知仁禮二者具在。如今把做自己工夫。却先從何處下手。座中有云。夫子以仁道教天下。該從仁字體認者。有云。求仁先于復禮。該從禮字上用心者。先生曰。學問必從知上做起。孟子曰。始條理者。知之事。仁不能守。蒞不能莊。動不以禮。都是知得不了。徹。若是知到那一舉一動。純乎天理。不待用力把持。自然動容周旋之間。無不中禮。何得復有他弊。是晚莫大岸復問動字。還是單指自己舉動說。



畢竟動民之意也。該得了。先生曰。朱子解動民。原爲從莊蒞來。便要說向外去。所以說動民兩字猶不足。而又補之曰。猶鼓舞而振作之也。某直從知仁兩字看來。不特動之以禮。連莊以蒞之。都要說向自己心裏。纔是內聖外王有本之學。

雷雨若問生知學困之別。將體用分疏。如論到本體上。人人都是生知。若論到發用上。生知的亦有學困處。先生曰。生而知之。恰有所指。若不窮其所指。而緊論理道。天地間那裡有生知的人。凡人自有生以後。

都是學知的事。卽如赤子飲食啼笑。豈不是生而知之。然惟慈母于襁褓中。不時勾引他。他便一一隨着慈母來。豈不是學。其所云生知者。蓋指天地間這個大道理。是千聖千賢傳心之秘。有一種人不待思勉而得。且中。是生下來便知有此理。有一種人先却茫然不知有此個道理。因頌習古人書。模倣古人事。纔能發明出此點靈竅。又有一種人。卽使頌習而亦與古人相違。卽使模倣而亦與古人相遠。費盡氣力。此中終是半明半暗的。只叫得學。叫不得知。故曰困而

學之。至于困而不學。則是自棄于聖賢理道之外。豈是他當初生來。又比生知學知者。減却那些不成。此處論本體。生的學的。困的與不學的是。此處論發用。生處學處。困處與不學處是。故善說此書者。不必在這幾種上分疏。只須將三個之字。討個落處。是指的什麼。知是知個什麼。學是學個什麼。自然洞見千聖傳心之的旨。如此當下了然絕不回頭展腦。便是上的人。卽不然。終日講求。終日探討。得一個消息。卽是次的人。倘講求探討。未必卽得。以至窮年累月。終其

身不肯放下。一味研窮上去。少不得也有個徹悟的時節。卽是又其次的人。若自不肯研求。便沒柰他何。所謂開盲發聵之藥。就在眼前。柰他不喫何也。數種人具在。惟賢友以之自勉。

張顯卿問君子九思。還是未與事物接之先去思。還是逐物去思。先生曰。譬之明鏡在臺。妍來妍現。媠來媠現。各還他個恰好面目。不成去妍來思妍。媠來思媠。也不是君子要去思此九者。看一有字。卽如書經所云一行有九德。亦言其人有德之謂。人生日用。再

出不了上九字。如何遺得下九字。只要將這一個明鏡。光晃晃的在那裡。自然隨事隨物。無不自然恰好。臚列之有此九種。其實只此一點靈明。到處發見。卽如吾友問書時。視聽色貌言事疑。七者都有。只除忿得未交耳。七者一齊都有。明聰溫恭忠敬問。一齊都到。不成坐在這裡。一時而去思明。一時而却又思聰。又一時而去思敬。思問等也。暗室四壁俱隱。一燈則滿室俱明。普天下各在夜未央。一輪旭日初升。則八方共朗。學者只須將此一點靈明。養得晶光瑩徹。還

他個原不染一塵的本體。任他一件來。也是如此。歷歷分明。九件一齊來。也是如此。歷歷分明。人見君子是思。君子却是如印印泥沙。無一轉一畫。不分明印定。其歷數九者。只是臚列出九箇題目。結完首句一個有字。非君子從此一件件作功夫也。

周止菴問性相近也。還兼氣質說否。先生曰。性如何。兼得氣質。一兼氣質。便是習了。豈人生而後。有個天命之性。又有個落氣質之性。豈不畫作兩段。須知此章書。是對習相遠的人說。性相近。有了下句。纔有上

句。孟子是占在最初一着。不對習言。故說個善字。性要在習中看。相近。就要在相遠處看。人自天命以後。那一日不是習。那一刻不是習。人各有習。習各不同。安得不遠。不知就這相遠處而原不相遠之性自在。如此說。方于吾人有下手作工夫處。莫大岸曰。如何作工夫。先生曰。異學只要覓性。不知性如何覓得的。只要去習。不知習如何去得的。但才一舉一動處。認得都是習氣用事。都爲習氣所轉。便是知病。知得病。便不鮮病。何必又去服藥。只須自家占在聖賢路上。

任你習處都是性。若不在聖賢路上。任你終日覓性。就做到那鳥道孤行處。少不得是貼體習氣。任你做得來。終是毫厘有差。天地懸隔。安得不遠。故曰。明善者。必須明得到此。方爲徹源本的學問。

觀徵問。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。豈不與人皆可以爲堯舜相反。先生曰。孟子是直指人生最初之同然。不曾落功夫邊說。夫子是指作學問功夫者說。生而知之。不思不勉。豈是學問之所能移。困而不學。民斯爲下。又豈肯爲學問所移。除却此兩項人。都是學困。都是



學問移得的。此之謂性相近。習相遠也。就他不移處見他的愚。而究竟愚也。非不肖也。故欲從此章討學問的着落。緊關在智愚兩字。二者皆主良知而言。便是其所謂明善的明字。可見此體無不良。只爲不肯去致。以故不明。把自己萬善同歸之源。都不知了。豈不是下愚。不特說智說愚。而必說上智下愚。夫子婆心。體貼將來。真是令人可悲可泣。人柰何自甘于下愚也。亦可歎也已。

雷雨若問予欲無言。在夫子當日。言便言。不言便不

言。何以說欲無言。先生曰。吾賢所見若何。雨若曰。某直覺得原無可下語處。先生曰。若說無可下語處。只此子欲無言。早已下語了。天地間學問。就要說到陸子靜所爲言語道斷。思維路絕處。也要這口舌。遂將出來。卽吾賢自家這一句也。就自家下語了。如今禪客風流。都說不落語言文字。要坐斷天下人舌頭。要使無舌人解語。試問此等話。曾落語言文字否。只就我夫子說欲無言。子貢求述于言。夫子掉轉旗幟。說個天何言哉。早勾坐斷天下人舌頭矣。此處翻得轉。

身來。便能使無舌人解語矣。他們都從我夫子這個法則套將去。而天下極聰明人。反舍却自己家裡奇特。而覓別人家裡希有。亦又何哉。須知夫子說箇子欲無言。只爲老婆心切。若不爲此。則夫子分中。作止語點。豈不自在受用。何用多此一語也哉。夫子當日。必不是對子貢一人說的。想當年在坐者頗多。特子貢是忍口不住的。所以即便問箇不言何述。子貢此對。橫身在桎梏中矣。夫子若要與他如何若何。愈不能使學者精進。後來得力處。亦不堅固。故子貢如滿。

身桎梏。夫子却與他添上一重桎梏。等他去自己思。自己想。說夫子何以欲無言。及我求他以言。却又說到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。這是箇什麼道理。如此只管去理會。到真積力久。一旦豁然貫通。橫口便道說夫子之文章。可得而聞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。不可得而聞。真是坐斷舌頭。能使無舌人解語矣。只看末後一段。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否耶。曾可得而聞否耶。在夫子還欲有言得乎。此是就這一章。看子貢如千里良驥。望鞭影而疾走。非謂夫子之言。盡于此章。

末後一段也。文章與性天。可聞不可聞。都是此處一  
狀領過。如冷水澆背。急打轉。在夫子平日無行不與  
處。在在體認。便覺得自家開口處。卽得。不復再向人  
喉下轉氣矣。

史中黃問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。先生曰。諸友只  
解看子張之說。廣大似子夏。又只解看子張上二句  
是廣大的分量。不解看子張下五句。子張若不得下  
一段所云我之大賢與。我之不賢與。打轉在自家身  
上。幾乎走入泛交一路。爲他只解駁子夏一個拒字。

其實不知子夏之所謂拒者。其中原有人在。若使  
面無人。如何分別得。得不可。且子夏當日。是教自己  
的。門人着力在擇交取友一邊。所以夫子言固學。必  
曰毋友不如己。言擇師必曰其不善者而改之。言三  
友必曰損矣。但是夫子說得渾厚。子夏說得嚴厲。  
些。都不失擇交取友之正道。子張則說向泛泛交情  
一邊了。豈所以教門人小子乎。且上二句。聖賢原入  
在治天下一道。不曾入在擇交取友一道。至于以賢  
不賢。打轉在自家身上。則真正令人痛發深省。如今

人不啻自家是賢不賢。只要分別別人的賢不賢。一見不賢。必思去搜索他。訕論他。豈但不可者拒之而已哉。須知子夏之告門人者。先把自己交割在大賢分中。豈有擇交取友之人。還自己陷在不賢一路。此處已跼定脚跟。極有韋柄。子張却說得好看。恰像個天地包荒的大聖大賢。其實誤事。所以夫子說堂堂乎張也。難與並爲仁矣。諸友提衡于二賢之間。以爲取法。得子夏之意。所謂刻鵠不成。尚類鶩。取子張之意。則所爲畫虎不成。反類狗者也。

高玄渭問博學篤志。切問近思。都是致知一邊事。如何便說仁在其中。先生曰。學問志思是致知。博學切近。却是何事。從來知行兩字。原拆不開。不行如何叫做知。不知如何叫做行。知行可不必分說。獨是如何喚作仁在其中。請吾賢親道一句。玄渭曰。以此求仁。先生曰。若說以此求仁。只合說可以爲仁矣。不必說仁在其中矣。子夏見天下學者。終日只講求仁。却不知自家平日學問志思。所作者何事。學的問的志的思的。無非此個物事。博的篤的切的近的都是此個



物事。活潑潑地在那裡發見。却硬要說將這學問思  
志。去覓那仁。不知仁早已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  
中。真是騎驢覓驢。多因自昧本心。而求仁于心外也。  
看子夏說到這裡。何等親切。他日又說到大德不踰  
閑。小德出入可也。何等脫洒。宋儒只爲夫子說個無  
爲。小人儒。便要說他篤信謹守。規模狹隘。真是冤殺。  
莫大岸問子夏子游之學。還有優劣否。先生曰。優則  
俱優。劣則俱劣。子游要人務本。子夏立教。不分先後  
而學者所受。原自不同。是二賢優處。子游只知務本。

却把日用常行。最親切事。看得尋常。不知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。爲仁之本。不外孝弟。若將洒掃應對進退。看得恁地尋常。豈此數者之外。別有子臣弟友的學問。別有希奇玄妙的學問。知得學問不可無本。此處便是本。不能于一舉一動。一言一事之微處看本。任你就到事業滿天壤。也是無本的作用。此子游劣處。夫子杏壇立教。因人而施。如天之生物。因材而篤。卽如一般樣問仁。惟顏氏子。與他個一日克復。天下歸仁。其餘都是因他材品。各與他親切下手處。若拈定

一個學問。普例施設。也無次第。也無分別。任他學者隨取隨得。便是禪客風流。只有一法接引人。全不隨人造就。卽在彼法中。亦名爲一槩禪。豈吾夫子立教之本旨哉。此子夏劣處。如今做學問。從二賢中。討自己着落處。只須看細微曲節。都是本中散見。天地間既有個有始有卒的聖人。爲何不鼓舞精神。作有始有卒的學問。須知聖人是人做的。故先儒曰。個個人心有仲尼。然此法最不易得。何也。爲他向尼山行處行。所以不能洞見自家首尾。二賢之病。亦正坐在此。

處。况後之學者乎。

姜滙思問知言何以能知人。先生曰。生心害政。發政害事者人也。其病根在蔽陷離窮。不在詖淫邪遁上去辨他。如何分別得他人品。滙思曰。這等都只是分別人了。先生曰。須知此書。在爲君子能自立之後。故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。患不知人也。人是人。知人的豈人也哉。命是心性的源頭。是爲君子的主宰。不從此地着眼。如何能見得道之大源。旣知命爲心性之源。立命之功。便在自己。不在天。聖賢制禮。原是教人窮

理盡性。以至于命。不知禮。此命如何能立。只觀聖道極于天。發育于萬物。而咸取則于三百三千。故尊德性道問學。極之敦厚以崇禮。如此則自治之學詳矣。若見人不分明。終是自家見解不定。故又極之知言知人。須知記夫子者。以此章作兩書之結句。深心遠意。在三個知字。此知在聖人不增。在凡人不減。生學困。都同此體。學者不能使此知常朗常耀于心目之前。縱終日談聖賢。都是無目人妄測五色。卽猜得着時。都是影響疑似。若能使此知常靈不昧。直見萬善。

同源之本。與維天之於穆不已。呼吸相通。便是天本  
純備之學。

上孟講錄

馬觀徵錄

郝水滌問我知言二句。是孟子不動心的極則。然這  
言從何處知。先生曰。聖賢論學問。說一件有一件的  
極則。故謂之因事立言。若論總領一個極則。聲孟子  
一書。只是個性善。善只是仁義。此章單講集義。却道  
了仁。此之謂是這一事的極則。何也。以孟子說我四  
十不動心。公孫丑便看做過孟賁。孟子遂舉個告子  
來換他的孟賁。他却便舍了孟賁。就來把告子與孟  
子提衡較論。孟子只得拈出告子的病根。與他痛說

一頓。然後說到自己得力處。與告子恰恰相反。何也。告子說不得于言。我却知言。那裡有不得于言的時候。告子說勿求于氣。我却能養吾浩然之氣。那用你去勿求。都是與告子對待說。至于問言從何處知。下面說淫邪遁。便知得蔽陷離窮。水滌曰。如此亦只在人的言語上分別。何益。先生曰。誠淫邪遁是言。蔽陷離窮。便是人心下了。故曰。生心害政。發政害事。豈是小可的。豈是徒在人言語上做活計的。言者心穀也。言從心生。豈可曰不得于言。勿求于心也哉。水滌曰。



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既已云我。何又云吾。先生曰。與吾日三省句。兩下吾字。同一語脈。言在人面上的分數居多。氣則專在自己身上。故緊下一吾字。此夫子所以曰。不知言。無以知人也。知言可以知人。豈不能知自己。這個知字。如暗室一燈。絲毫隱匿不得。陽明良知。某明善。皆指此體而言。

劉尊生問。大舜善與人同。與沛然若決江河。同一發明否。先生曰。居深山一章。是單就舜身上發明。沒工夫。亦無學者做工夫的分。此章則就舜身上教天下。

學者一腳踏實處。是明善最要緊。最親切的。第一着工夫。諸賢看三聖賢。還有優劣否。此處分得不明。不謂明善。言舜最詳。而先之聞過則喜。聞善則拜。孟夫子老婆心切。一至于此。學者不實實理會。亦只是不肯爲聖賢。善之量最大。故舉舜以爲希聖之極。則爲善之心最小。故舉由禹以爲希聖之實功。所以此書有三處要着眼。其一是人已兩字。儒者不能爲聖賢。只爲人已太明。以至人已不明。太明者本爲其認己太真。以致同己則是。異己則非。早不知此念好是不

明白。如何能善。其二是取與兩字。儒者不能爲聖賢。先病在不能取。後病在不能與。都只爲有己在。自己預先要占在個聖賢邊。看得天地間。都不如我。如何肯去取人的。自己既要占在聖賢邊。遂要將千古來無數聖賢。只得我這一箇人。便一擔擔盡。却不知堯舜人皆可爲。盡天下人。那一個不是善的。其三是從舍兩字。儒者不能爲聖賢。只是舍不得自家的。遂要人來從我。絕不肯以我去從人。且勿論做聖賢的學問。卽是做功名。做事業。自己已有得一步。要放得下三

字最難。所以功名亦起滿盈。而事業爲之減半。此是學者千牛拔不去的病源。三者着眼旣明。便要直覷到萬物皆備于我。堯舜人人可爲的第一着處。則人已之障頓徹。而取與從舍。當下了然。何也。只爲他不懂得善與人同。當日大舜之所以有大者。亦直覷到善與人同。此善之在人。雖聖賢不增。雖凡夫不減。是人人之所本有。亦人人之所盡能。吾人少有些影響。便要人來附和我。便覺得我有些子與人不同處。不知饒你做到至聖極神。原不曾于當人同得中。加添

得個什麼。若使撒却這層藩籬。便知道我所不知不能者。原是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。我更復有那一些兒奇特。不同人處。遂覺得天地間。屠兒市肆。莫非聖賢。那一箇不是好友。那一箇不是師資。先只爲于同人中。執了箇己字。便覺的舍不得。此處撒到岐墻。方知道入己兩字。先只病他認之太明。則克己不純。今又病其認之不明。則從人不猛。在我原無一善。只此原無一善之一念。是萬善所來歸之極。而我所爲之善。皆其取之于人者也。樂此不爲疲。所以不論窮

困通顯。只見在己無不可舍。在人無不可從。而一切人爲善之心。亦勃勃其不自已。請看愚夫愚婦。一言一事之微。亦爲大聖賢所采擇。其誰肯自外于聖賢名教。而不興起于爲善也哉。故曰。是與人爲善者也。人與己原同此善。我不能從人。只爲有己。我但能從人。而不能使爲我從者。日進于高明。而日躋于聖域。亦只是有己。是善原與人同。而我見之不明。以至爲之不廣也。覩到這田地。好是難事。豈能一旦至此。先從寡過上做起。所云要見不善之在己。次便在拜

善言上做起。所云當見無不善之在人。見不善之在己。而後能舍己。見無不善之在人。而後能從人。然要曉得此二事。便是難事。聞過則喜。想千古下。必無兩人。若此不是絕頂學問。則子路可頌處儘多。而孟夫子何以及此。或曰千古無兩人。則孔顏何如。先生曰。夫子自云可以無大過。只觀有過人必知。則知夫子原無過。人從何處告來。顏子不貳過。有過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人又從何處告。所以云無兩人者。蓋自未幾于至聖之無過。大賢之改過。則聞告而喜。千

古有幾人乎。聞善言則拜。切莫忽畧了言字。如今人善念不廣。不能舍己。只是爲以言語忽畧人。聽得人說到好處。初未嘗不以爲是。轉一念便曰。也只是說得好看。却不能身體力行。曾不肯打轉念頭。對自已看。還能身體力行否。故知禹聞善言則拜。非書所云禹拜昌言。如曰拜昌言則堯舜其咨交傲。豈不能拜昌言乎。況禹拜昌言曰兪。原是史臣之詞。而孟子曰聞善言則拜。又曰惡旨酒而好善言。則知孟子看大禹處自別。而當日之所謂善言。卽如論語之所云不



以人廢言也。不以人廢言而後謂之明善。

下孟語錄

曹本沂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。引先儒明察為生知。由仁義行為安行等說。先生曰。前輩說書。皆有一種貼骨習氣。就為這知行生安兩箇骨子。再擺脫不去。如此處要說生安。便把君子存之。看得忒現成了。須知君子存之。要主工夫。一邊說。雖大聖人到此。也要用功夫。纔見得百姓不著不察。只是放鬆了這一念耳。幾希兩字。非實實有所指。作深隱玄妙。不落名相之義。若說到深隱玄妙。遂只有聖賢分上事。

一切恒人。皆沒分了。豈不把聖賢緊切爲人言語。到放鬆了一步說乎。此兩字卽易繫之所云。貞悔吝者存乎介。人只看得自家爲萬物之靈。殊不知自己之所以異于物者。止爭在微芒之介。無甚大相遠處。庶民日用而不知。所以去之。君子直看到這田地。可危可懼可憂。所以存之。中庸之戒愼恐懼于所不睹聞。正是此箇消息。如此去看。直覺得人生日用之間。那一刻。那一時。是放鬆得這個念頭的。兩箇之字。就緊緊指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一念耳。如此

說。纔說得緊切。纔干一切人都有分。却又恐人不曉得下手處。反求之深隱玄妙。故舉大舜之明物察倫者。還人一步。腳踏實地。天地間。除却眼前民物。別無聖賢着脚處。廢物中。惟人爲最靈。人惟倫理最重。所以必須明之察之。明察兩字。都是極用力去做的。只觀史臣之頌文明者。必曰濬哲。濬如濬川之濬。不用力。這哲如何能得擴克。中庸問察上着兩好字。正是濬哲的本領。然這箇明察。豈是自行己意去做的。天地間。除却仁。必不能使人物與我同體。除却義。必不

能使人物與我同用。明處察處。都是由仁義行。非行仁義。若說安行。便是行仁義了。非由仁義行也。若謂由字是安字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。與聖賢由處。原是一般。但聖賢是知而由之。蓋人物工夫。便在裏許。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。所以不能盡人物。同爲聖賢共體之人。同事聖賢共得之理。爲何不去存此一念。真個與禽獸爭差不多。衡所由來。只是不知萬善同歸。就在倫物上。如何肯用明察的工夫。如何叫爲明善。又如何能勾誠身。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木所

曰。天下庶物頗多。如何明得盡。先生曰。就平日接物上做工夫。只觀夫子曰。舉爾所知。便得此處消息。若論大舜當日。實實從庶物上做起。凡物莫不有一總共之理。如舉網挈綱。則綱自畢舉。只觀若于上下鳥獸草木。不明得。如何能若得益。知至誠之盡性而盡人物參天地矣。

史中黃問天下之言性也。大槩泥着。註中已然之迹。先生曰。註中是没柰。故字何方作如此解。學者說書。先要看他通章血脉。莫死在一字一句之中。此書是

講聖學家第一要着眼處。何也。明善要明到此。方見  
萬善同歸之極。孟夫子當日。只爲言性者紛紛。都是  
從聰明中。穿鑿出許多說話。殊不知大凡立言者。都  
有個立言的緣故。而况與天下言性。可不推求其故  
乎。此個緣故。却是穿鑿附會。強生知解不得的。你只  
看他率將出來。都是自然而然。不待勉強。施之一事  
而利。施之萬事而無不利。施之一時而利。卽施之千  
百世而無不利。故曰。生民物則。是爲秉彜。若是不善  
的事情。便有利有不利。便知道非性之本然。此個利

字真正直從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處打轉去看喜。怒哀樂未發時氣象。直從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處。看出乃所謂善。柰何言性者。不從此處推尋。一味從自己聰明中。穿鑿出許多臆見。使他肯如禹之行水。行所無事。則此段聰明。便是良知本體。便是明善的極則。禹之行水。出不了個利字。故不曰治而曰行。此節是利字的真面目。後面與告子言杞柳。言湍水。俱是描寫個利字。這等看來。你只本着那自然。而然不待勉強處。求將向前去。自然洞見此性之故。何性教。



之不明。而事紛紛聚訟也哉。莫高于天。莫遠于星辰。苟求其故。千歲日至。可坐而致。而况此性就在當人之身也。此節是故字的註脚。然要知此章書是爲言性者立說。不是爲性字立言。說故說利。都是說言性。不是說性。學者看過此章書。就該曉得此種學問。不是倚聰明辨得來的。不是事穿鑿做得出的。蓋穿鑿的事。都是可學而能。可慮而知。此是不學不慮之良。所以直下一致字。若要明善。須從穿鑿不及處。一眼。破。不然。鮮有不爲聰明用事者。豈孟夫子立言之。

旨哉。

高平子問生之謂性。與食色性也。何所分別。先生曰。生字落在形骸軀殼邊。食色則指其食悅色之心而言也。爲他將形軀認作性。所以將物之但有形質而不能生氣者。以詰其執謬。又將物之同有形氣而不能克全生理者。以奪其淆亂。蓋白是物之形體。不是物之本性。生是性之郭廓。不是性之本體。若但只以有生者便謂性。將物之白者。可盡謂之白了。亦將謂犬牛與人同此生氣。便同此生理乎。此孟子子極善立

言處。如今將這章書。自己體認一番看。將謂犬牛與人不同此性。何以至誠盡己性。而物性兼盡。將謂犬牛與人同此一性。則孟子夫子反說得分別了。須知天以性命下來。原不曾分出這是人之性。賦與人。這是物之性。賦與物。如雨露降時。不曾分這是大物的雨露。這是小物的雨露。而大者得其大。小者得其小。天降衷時。只是一個生生之理。人得之爲人。物得之爲物。其所以物與人得之不同者。則受衷時習氣使然也。人惟靈于物。故不與同其癡蠢。聖人惟最靈于人。

故不與常人同其汨沒。物惟不與人同。人惟不與聖人同。故自己不能盡。而待盡于聖人。聖人惟悟得人物與我。原無二性。故但盡自性。而人物自然亦盡。只觀上古聖人。若于上下鳥獸草木。便是盡性的樣子。推若字之義。卽驅蛇龍。驅虎豹的驅處。都是盡物性。若曰驅之非所以盡之。然則狗彘食人食。到是盡物性乎。知此。不特性字有交割。連至誠盡性。亦自了然。雷雨若問平旦之氣。謂聖賢是以心去役氣。凡人未免以氣去役心。先生曰。氣如何役得心。雨若引蹶趨。

一段。先生曰。此是動心。不是役心。且此個氣字。與那個氣字不同。那是血氣之氣。其所謂浩然。又是自家剛大之體。都屬在人身上。此箇氣字屬平旦。屬天地。不屬人。其好惡與人相近。則屬人矣。最妙在與人相近的人字。他原不曾說與聖賢相近。何也。爲他聖賢的好惡。原不拂于常人。惟好惡不拂人。纔叫得個平情。纔叫得個無我。纔叫得個聖賢。若曰與聖賢相近。則聖賢必是違人爲道的了。賢友做工夫。只消在平旦時。看那天地自然之氣。管取你浩然剛大之氣。復

還當身。一一聽你良心直養。豈更爲血氣所動哉。

宋直方問。苟得其養。還是養氣。還是養心。先生曰。養心莫善于寡欲。便是養心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便是養氣。獨此泛泛說個得養不得養。蓋以此個養字。原不甚着力。從上面人物性情。一路說來。以若天地間。凡物之消長。只在得養與不得養耳。若以心與氣較論。則還宜主養心說。只觀前面說仁義之心。又說良心。後面復指操舍存亡的心。而所謂平旦之氣。止一個氣字。則知養心之養。最多。且養得此心。則平旦之

氣自能常存而不伐。况此氣在平旦時。去旦旦之伐未遠。與皓亡之時又最近。得力在夜之所息。故後又曰夜氣其所爲氣。止得一線之氣。機與浩然剛大之全體不同。如何容得養。亦且養浩然之氣。卽所以養心。試觀此心之所以不動者。得力于養氣。豈非養氣正所以養心乎。然此章書于山說性。于人反說情。蓋以山惟無情。故止有性。人之性體不可遽問。只爲他有情。而性之本善。就在情之可以爲善上見。山以生物爲性。不在觀他常美之時。就在若彼濯濯後。一草

一木不生。而生物之性具在。人以無有不善爲性。不  
但在良心未放之時。就使在措之反覆以後。而仁義  
之良。原不曾斷滅。有旦便有夜。有旦旦之伐。自然就  
有夜夜之息。若因夜氣不存。而便云無才。豈人之情  
也哉。上材字謂材木之材。此材字則非材之罪也的  
材字。猶竅在一放字。他原不曾說其所以喪其良心。  
與斷滅其良心。蓋喪與斷滅。則一了便休。此心原與  
人貼體相依。豈是一了便休的。放了去。便可求得來。  
終日終年。放了去。一刻一念。便求得來。故曰。學問之



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。而其所以不能使之不放者。則得養與不得養之說也。養之得失。消長係焉。凡物且然而况于心乎。故引孔子之言。以直指吾人心體。其所云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者。乃心之體。非心之病也。蓋操之則存。卽入者機也。舍之則亡。卽出者機也。一面操存。稍一弛緩。便要舍亡。一面舍亡。纔一緊嚴。便還歸腔子裡。豈是有時的。操之固存。存在何處。卽曰退藏於密。密又是何處。將什麼所在。喚作密。舍之固亡。亡于何處。卽曰放之彌六合。却彌在何處。能知

他嚮否。卽此數句。將人一個活潑潑的靈元。描寫得  
微妙活現。上古聖賢。看到這裡。所以說個人心惟危。  
他人將人心對道心看。危對微看。此是對待說。如何  
貫得精一執中下。人心惟危。槩指人心體是危的如  
孔子此言。豈不是危的極則。知得此心最危。便是道  
心。此點道心。睹也。睹不得。聞也。聞不得。豈不是極微  
時。所以惟精以研其幾。惟一以固其守。而允執厥中  
也。豈對待之說哉。故某常因朱子論心性。有性如饅  
頭。餽子之喻。深不謂然。餽子是既有包皮後。從外邊

填入的。性豈是外邊填入得的。故某常曰。心性各爲其體。天命以前。心是性之體。此有降必有受之說也。天命以後。性是心之體。若無此性。將何物作主宰。故知此身雖死。此心不曾死。譬之草木。經霜雪而死。春回依舊發生。生艾蘭者。依舊艾蘭。生荆棘者。依然荆棘。明善者。別艾蘭于荆棘也。誠身者。鋤荆棘而種艾蘭也。直方曰。何不連艾蘭也不種。更覺得此中光光的。先生喜曰。正要直方有此一問。此是至善無對之本體。只須學者自認。聖賢不以之教人。若教到這處。

竟是引人到水窮山盡處。人從何處做得功夫。此時且教他種艾蘭去。直方躍然曰。不妨且教他鋤荆棘去。先生又爲之喜曰。直方可謂唧啣。到得荆棘去盡。根株無地。不是艾蘭佳種。方知此段光皎皎的田地。任他荆棘艾蘭。都是一般生意。此周子窓前草不除也。所謂造化在我。與天地參。人物兼盡之妙也。終不然至誠盡物性。只盡那蛟龍麟鳳。與梗楠杞梓之性。而便不盡雞犬魚鱉。與蓬蒿茶藟之性也哉。聖賢教人。有說本體處。有說功夫處。有說病源處。無非要發

明人這一點良心。使他善體豁然開朗。如所云性善仁人心也等語。皆說本體也。如所云盡心求放心等語。則所謂功夫也。至于此章。則借牛山爲發端。直指人放其良心。到惜亡反覆處。至與違禽獸不遠。而此點良心。究竟不曾澌滅殆盡。只在人養之何如耳。誠足令人痛發深省。而所以養之功。全未一指書。蓋謂人識得病。便知得藥。對症投機。全憑自家一手拈出。則自然得力。較之從人問方脈者。更覺親切也。

雷雨若問仁人心也。大意謂人只一個心。既曰放。又

曰求豈不是放者一心。求者又一心乎。先生曰此書原是說人只有這一點心。是仁天下的根本。率由出來。事事妥當。便叫做義。是如何放得的。一放了去。急忙收不回來。而人又不肯自己去求。所以聖賢設出個學問之道來。教你去求放心。這原是說學問之道。爲求放心而設。非求放心爲學問而設也。若使此心不放。即使放處。旋求得回來。連這學問都可不用。今人却不知聖賢設學問。原爲求此放心。反要在學問上。做出許多活計。動則要以學問自鳴。還管聖賢以

之求放心者。今人到以之轉放此心。何也。終日窮。終日究。紛呶汗漫。不能洞見源本。此心一切放在問見強博上。何曾得反身約己之功。此句書真正說破千古來偽學問的骨髓。豈是以這學問的心。求那放失的心之謂乎。學者終日講仁。終日講義。便喚做大學問。却不想開口的是那個。總之喚作放心出。不喚作攝心入。卽今有個做學問的出來。說我能寂守此心。保固此個仁體。使他常存而不放。某曰。此人解求不解放。假使此心是寂守得的。動用處。滿六合者。又是

何物。如此做學問。是之謂狹隘自守。全不得一些受用。須知能收者必能放。能放者必能收。纔不是心外覓仁心。外取義。纔喚真正學問之道。

孫丹扶問先立乎其大。還是思則得之。便能立否。先生曰。果爾。是後立乎其大。非先立矣。立是立。那能思的。說到思。便是心之官。早非心了。立起來纔會思。不立而言思。只是游情妄想。如何能得也哉。此天之所以與我者。兼耳口說。如云耳目與心。都是天所以與我者。與之在天。立之却在我。我先把大的立了起來。



則其小者自不能奪。豈思得後。纔能立哉。丹扶曰。放開思。如何是自已本心。先生曰。問書的便是。若認得這個親切。再不受外物所移。丹扶曰。如何去立。先生曰。誰叶吾友來問此書。你知得問到此處。早已立多時矣。此是朱陸同異之一端。兩人異同。原有三大段。太極圖說。是陸子靜的不是。此與尊德性。是朱元晦的不是。元晦曰。陸子靜除却先立乎其大。別沒說的。子靜曰。唯然。元晦曰。陸子靜只是尊德性。某却是道問學處居多。子靜曰。元晦要合兩長去兩短。如何使

得除了尊德性將甚麼去道問學。二者是朱元晦的不是。夫人只有此心。在天未命之前。與維皇嫡體親承者此物。天既命以後。日用動靜云爲。無處不是此物。今人不會料理此件物事。讀書到此硬硬的把大者看做一物。却又有個先立其大的一物。豈不是一個人有兩個心。不則將一個心。硬硬畫作兩段。不知那先立的是甚麼物事。纔一動念。便早立起來了。豈是將一物去立一物也哉。故陸子曰。某于操履未能純一。然纔一警策。便覺與天地相似。諸友切須于日

用動靜云爲處。認取此物。然動靜云爲的是誰。認取的又是誰。所以令某歎蒼天也。

周伯仁問魯欲使慎子爲將軍。謂齊地甲于魯。律以先王之制。則齊亦在所損。孟子何以寬于齊而獨嚴于魯。先生曰。孔子作春秋。責備每在賢者。魯國爲禮教信義之邦。周家法度。大有裨于魯。一旦而出殃民之師。故孟子引先王之制以繩之。且損益兩字。從有王者作說來。齊固當損。亦非魯所能損。而慎子柰何爲附益之論。孟子譏之。從欲使二字上。看出聖賢幹

旋先事之功。若使既使。孟子亦付之成事遂事而已。此經生之學也。在儒者分中。只要看開手一句。說不教民而用之。謂之殃民。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。結尾說君子之事君也。務引其君以當道。志于仁而已矣。殃民者必不仁。仁者必不殃民。引君當道。便有堯舜其君之想。孟子平日以仁義教天下。謂人皆可以爲堯舜。見人國興喜功好大之師。便想到仁上。便想到堯舜上。誠爲萬世臣子事君之的。引君當道緊關處。先在教民。人主好大喜功。只爲照管自己。全不念

及百姓。平日無教之方。臨事又有驅之鋒鏑。及亡  
之事。皆由平日事之者。不能引君以當道。志仁。學者  
不可一日忘天下。便不可一日不作引君當道。志仁  
之想。萬一時勢行不將去。必不可一日不講明此義。  
使斯道大明于天地之間。方可以講窮則獨善。達則  
兼善之學問。不然。講學堂中。只終日講些身心性命  
的好說話。又何異于談苦空而與修証也哉。

郝水滌問舜發于猷畝之中。先生曰。此書一不可作  
提衡聖賢。二不得作援天以自慰。引舜說諸人。都是

從動忍中來。說天降大任。不過從動忍中。體貼上天。所以生我之意。不然。天心要苦我。勞我也。要我自己肯去勞苦。從古處困窮拂抑之時。如舜說諸人儘多。而能爲舜說諸人者有幾。故學者但辦必爲聖賢之志。利達通顯。則係天之事。非我所得援之。以自寬者。學人之遠于聖賢。只爲日欲見其所能。必不肯自見其所不能。不知生人之器局才品。只有這些分量。能得的較少。不能處較多。後來靡事不能。都從學問中增益得來的。非合下便能如此。人只有此心性。是百

能之所出。而上以順承乎天者。此心在當大任之後。要他不動。在未受大任之先。全要他能動。有未降以前之動。而後有既降以後之不動。動者靜鎮之基。此性在既當大任之後。全要他不忍。不忍者仁覆天下之作用。在未當大任以前。全要他能忍。能忍者懲忿窒慾之極功。蓋以心是此身之靈竅。性是此靈竅中生生不息之妙。此竅不生則已。一生則任他率由處儘多。學問未做到聖賢田地。若當此心未生以前。不把一段極苦極艱之事。去動搖他。則力量必不老練。

在既生以後。不把一段極堅極硬的念頭。去固守他。必有恣所欲爲之事。一當大任。力量能得的便能。能不得的。便不復能振舉。以全副精神赴事。這豈但是力量不濟。蓋由他學問不克。不能增益故耳。所以然者。只爲他見不到這裡。所謂不能明萬善之本源。此心未嘗不欲善。然而明不真。則行不當。所以求無過者寡。求知過而能速改者亦寡。恒而後改。困橫而後作。徵發而後喻。皆所爲動之忍之而增益之之法也。在有國者且然。而況于恒人乎。而況于志聖賢之志。



學聖賢之學者乎。吾人只是求安樂。求免憂患。不知安樂者。死之基。憂患者。生之理。君子戒慎恐懼。只是不肯一刻放下憂患兩字。以自處于安樂。說到這裡。可見聖賢做事業。是這點心腸。了生死也只是這點心腸。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。恒處其三也。學者不能于生死案頭。看出心性。不能于心性動忍處。直看破生死關頭。斷不能舍却眼前安樂。去向那憂患處做學問。看來總是見得不真。所以人貴明善。

劉尊生問求則得之。先生曰。兩之字。一在字。不是空

下的。皆實實有所指。這箇物事。在聖不曾增。在凡不  
曾減。就在我當人之身。人病不求耳。求之不力。只爲  
見地上差了。若肯先從見地上求個一了百當。自然  
全體便是聖賢。陽明之致知。致此也。我之所謂明善。  
明此也。求之有道。得之有命。不要看壞了。此是世界  
上極有靶柄的人。人非聖賢。豈肯以道命自處。只對  
上面在我看。便覺得此係在外的。若曰此非聖賢路  
上人。則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。又何說之辭也。  
學者做功夫。須要看到道命所在。尚非在我。尚曰無

益。何況違道以干譽。違義命以希利達者哉。看來好是不明白。又安可不明善。

黃序共問萬物皆備于我。先生曰。首節是直指聖凡同具之全體。所謂八字打開。覲面呈露。就中認得的。便該直下領取。不必向外馳求。所以反身而誠。便樂莫大焉。此節說到反身。說到誠。便在功夫上說。然天地間一反便誠。能得幾個求誠之道。莫先求仁。求仁之功。莫先強恕。孟夫子之善于言仁者。是推恩兩字。孔夫子之善于論仁者。是克己二字。兩者皆所謂恕。

也。推字克字中。都有強的意思在。學者做工夫。只將強恕兩字。時刻放在眼前。何愁不全體聖賢。何愁不反身便誠。何愁不萬物皆備。若先不見得萬物備我極真。如何肯以萬物爲一體。便不肯反身。便不能強恕。故首一節是智之事。次二節是聖之事。方知明善二字。是千聖不易之的。孟夫子之言樂者有三。樂之實樂斯二者。君子有三樂。及反身而誠是也。至于中天下定四海。則非性分之樂。粹面盎背。則從性分中流出。所謂樂善不倦也。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。不

知者慢求之。忽荒。只爲他不曾熟讀孟子。若是熟讀此書。則孔顏樂處。覲向相陳。豈復作恍忽摹擬之想。劉尊生問居深山之中。意旨何如。先生曰。說書者從幾希一斷。重看下半截。輕看了上半截。重看下者。爲其有見聞。若決江河之善也。輕看上。只爲錯看了幾希二字。謂與深山之野人。差不多兒。不知孟子說上一段。何等刻畫。真是形容到大舜微妙甚深處。說下一段。何等自然。正從上一段中來。吾賢只看與木石居。與鹿豕遊。豈如舊解之所爲。困窮遭際乎此段學。

問，真是大聖人涵養純粹，一毫穀臭都沒有處，今人只聽得說瞿曇釋氏，雪山真行，人所不及，却不知大舜這段風光，是千古學聖賢的極則，孟子當年直覲到這裡，所以直云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，只有這些子，真是人所不能及，人所不能窺，惟這些子，與人不同，所以由此而及之，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沛然若決江河，莫之能禦，何非此心與天爲徒，與萬物爲一體，豈能于見聞處，從善如流，而莫之能禦也哉，學者只要從此

章內覓功夫。直須高着手眼。窺到我與舜那些子處。是同是別。又將此身打想到木石鹿豕處。畢竟何如。是之謂明善到極則處。

費殿卿問聖賢直此一心。從何處分別得堯舜便是性。湯武便是身。且本文之字。還是指心法。還是論治理。先生曰。聖賢學問。不是撇却治國平天下。去講身心性命之事的。遍天下是聖賢一個身心。遍天下是聖賢一個性命。堯舜是不勉不思。從容而中的。湯武是擇善而固執的。不勉不思。率性便是。故曰性之。擇

善固執。反身而誠。故曰身之。五伯也。見到這裡。却不能率性便是。又不能反身求誠。却又舍不得此種至理。便去假借起來。殿卿曰。五伯過處。還是在假上。還在不歸上。先生曰。憑他去假。只要歸到真實田地。五伯也。見到堯舜湯武處。也知道堯舜湯武是聖賢。方纔去假他。只此一念。便是人皆可爲堯舜的種子。此時雖假。何嘗不知道非己所本有的。若使回轉頭來。自然漸漸到真實處。亦漸漸能有諸己。奈他一向手猾心粗。索性要假到底。連自家也不肯信是假的。遂



硬硬認作是真正堯舜。真正湯武。並向來非已所有。都不自知了。此所以爲五伯。殿卿曰。莫是將堯舜湯武來提醒五伯否。先生曰。此是作文章的議論。須知孟子此意。與孔子作春秋意同。故以堯舜湯武提起。而痛言五伯之假。猶曰五伯者。堯舜湯武之罪人也。而千百世之爲久假不歸者懼。曰在言外。豈知傳至末季。連個假的也不可待。哀哉。

高平子吳佾仲問形色天性。大意謂形色既是天性。當夫形色既朽之後。天性安頓在何處。莫不與形色

俱朽否。且與告子食色性也。何所分別。先生曰。若使天性與形色俱朽。聖人便不須踐形。若使形色與天性分而爲二。聖人亦不須說踐形。告子食色之說。蓋指其食悅色。在嗜好邊說。此之所謂形色。蓋指當人之身。有體有質者言。除却形色。別無天性附麗處。除却天性。形色便與草木同朽腐。故形色有腐朽之時。天性決無腐朽之日。形卽天性之著。色卽天性之見。惟聖人看得形色之外。別無天性。故通身都是天性。惟字。然後字。吃緊提醒人。天地間那一個不有形色。

那一個不有天性。又那一個不是聖賢。說到踐形惟聖人然後可。分明是人自汨其天性。而日溺于形色之中。究竟形色衰朽。而天性渺不可問。何如聖人洞見于形形色色之間。任他衰朽變遷。而此箇物事。依舊是形形色色之主宰。高勵昌問何以直曰踐形。不曰踐色。先生曰莫將形色畫作兩段看。宋榕庵曰。至誠何以到要盡性。先生曰。至誠是體備實理之名。聖人者大而化之之謂。至誠在實理上看。故還他箇盡性。聖人在大而化之上看。故還他個踐形。只觀中庸。

自參贊化育起。至純亦不已。此皆曰至誠。此後則言大哉聖人之道。而推本于仲尼。以彰臨天下之盛德。豈非從實理說到聖化上。而究竟聖德不外此實理。故復以天下至誠結之。此孟子所爲直接子思之傳。王梅庵問口之於味也。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旨何如。性也有命焉。命也有性焉。還是畔然兩開的。還是相涵合一的。且上節在形骸邊說。如何下個性也二字。下邊在倫常上說。如何到下個命也二字。先生曰。上節性也二字。不在口目耳鼻四肢上看出。亦不在殼

色臭味安佚上看出。細玩之於兩字。則知下性字。原不草草。下節命字。不在君臣父子等字上看出。却在仁義禮智天道上看出。此個命字。非指氣化而言。卽天命之謂性的命字。蓋謂仁義禮智等。原係降衷來。則與物同賦。既降以後。爲人之性。未降以前。係天之命。故曰命也。雖然命之自天。其所以順承天命而爲受。爲稟者何物。有性焉。此性直與天命稟賦相承。若無此性。此命着在何處。此書所以曰降衷于民而民受之也。此性却是天命以前之性。君子不把來交在

命上。却引歸自己。天未命我以前。只將仁義禮智。與天道養成穀種。一到春意發生時。雨露來降。此種恰恰承受。便成佳穀。雖五穀生意之暢茂。命自東皇。然有種而後能涵生意。若是無種。此意從何處發生。君子必須看到這個田地。方信得平日做明善功夫。全是培養此性。爲順承天命之本。豈但爲眼前作道理會哉。至于上節五句。首四句要從安佚二字中看出。穀色臭味。却在求其美一邊。恒人之情。誰不欲求其美。求安佚。此念自性生而已然。故曰性也。然又有求

之而未必得者何也。蓋嗜慾雖本于性生。其先降受之始。却有主之者。非人所得強也。現前受用。誰不欲其美。誰不欲安佚。柰何天命已定。君子豈肯謂此是我自己性生而使然。遂不去盡那一種居易俟命的功夫。以作素位的學問。君子必須看到這田地。纔不爲穀色嗜欲所轉。此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性。全然不同。告子只說到其食悅色上。所以不思量盡性。孟夫子直看到聲氣之所以然處。故不肯謂之性。若謂此處是性。便不肯以命自安。遂有日費萬錢。無下箸處。

恒舞酣歌。棲遲偃仰。而猶以爲未足者。此處不謂性。便有許多居易的念頭。蔬水曲肱。無入不自得。豈有願外之想也哉。梅庵曰。畢竟性命還是一是二。先生曰。仁義禮智之聖人。原不曾穢滅却。殼色臭味之性。特與貪着嗜慾者不同耳。認得殼色臭味之性。便是天命。則當盡知性立命之功。故曰。形色天性也。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

孫丹扶問。可欲之謂善。還是善是可欲的。還是去欲那善。先生曰。若謂善是可欲的。是由外鑠我了。且人



那裡有個不欲善的。不善莫過盜跖。若當面指斥他爲盜跖。彼亦不樂受。豈不是欲善。前二句是指樂正子的人品。故下兩個人字。此二句因浩生不害。去了兩個人字。問何謂善。何謂信。故特與他解善信兩字。不連人字說。下面美大聖神。却又兼人言之。故曰。二之中。四之下也。與浩生不害言善。自是難與深談。故指出可欲處與他說。如對公都子說。乃若其情之意。若在他。人直與之言性善便了。此善在人。雖聖賢不增。雖凡夫不減。就在人可欲處。若立志決爲善人。欲

便是善的。人之所以自違本心而不肯欲善者。只爲自家信不過。卽使遇大聖大賢。當面透體。指點出他本來面目。無有不善。他亦不肯自信。故人之爲學。莫先于自信。其所以不自信者。只爲自有而自失之。若是原來自有者。實實能有諸已。自家便肯承認。故有諸已者。非有目外至。不過將自家可欲的。立下承當。便爾隨欲隨有。亦便爾自己信得過去。朱若一口。可是從心所欲。先生曰。未遽到這田地。如云欲立欲遠。則近之矣。從心所欲。不踰矩。便是大而化之了。只觀

他日說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。好字是欲字的真實用處。惟其可欲。是以好之也專。惟其能好。是以能有諸已。此時善之體段。圓滿具足。只是空虛。所以要克實。丹扶曰。旣云圓滿具足。如何又說空虛。先生曰。孩子生下來。何嘗缺了那一些。何嘗不圓滿具足。只是氣體不魯克實。如何能舉動自由。又如大病新愈。何嘗不是好端端個人。然而元氣空虛。必須補益。此克實之功。所以不可緩也。丹扶曰。克實之功如何做。先生曰。言舉斯心。加諸彼而已。故曰。知皆擴而克之。

矣。大學之絜矩。孟子之舉斯加彼。皆直言克實之學。然猶有善之一字在胸中。明明見得個主宰。却不是隨分自在。無處不自家做得個主宰。所以要大而化。聖而不可知。纔滿得善之分量。可見聖神功化。都只完得一個善字。這箇善體。真是內之則爲聖。外之則爲王。只要人自家信得過。信人也三字。真是孟夫子極玄妙。極切實的文章。如今做明善功夫。打點一個信心。便是爲善的根本。此之謂先立乎其大。卽今吾友看這信心。能立起來否。丹扶曰。自後只是立起此

心來便是。先生曰。情知吾友必到這裡。這是將一個心去立一個心了。豈不是將這一個心去信那一個善。不知人只有這點靈明。是自家本來面目。一切善都是此點靈明中所見之理。若使此點靈明不昧。便通身透體。無一善不全備。且無一善可以形容。只有此個真。別無真過此者。吾友切莫錯會。